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斯文變相
第七回 李少爺執帖見信人 牛魔王敲門罵山長

卻說冷鏡微正在艙裡讀書，忽地眼花一暗，震得腳底下怎樣的棉軟異常，登時浪頭蜂擁，直向身上撲來。吃了幾口冷水，曉得大勢不好，抱著一枝打斷的船桅，朦朦朧朧的浮沉了好半天，被荷花塘的救生船救起。只是魏伯尼的書籍和自己的家丁高升，全然不見，十分悲悼。偏偏腰裡只有一二十個小銀角，沒處請人打撈。從救生局裡走了出來，已是夕陽西下，一陣陣的烏雲，又向金山那邊湧起。這時走投無路，孤掌難鳴，倚著一株楊樹上，想起魏先生作的書來，倒覺自己過意不去。倘然被他兒子賣了，不管那王太史會讀不會讀，究竟留在世間，存著一線的生路。平白遇著俺這名教中的罪人，把魏先生一生的心血和世界上讀書的種子，都付之東洋大海，俺這罪不是比那秦始皇的咸陽一住，還要加重了無量倍數麼？想到這裡，又提起玄妙觀一重公案來，把那王處土的《性理真詮》，也是一場糟踏，算來自己在斯文一脈的上面，是沒有緣份的了。活在世間，也同那豺狼虎豹自殘同類的一般，有何趣味？不如跟那伍子胥、三閭大夫，在那水晶宮裡見一遭兒，或者那書倒可痛讀一番。想罷便朝那江邊飛奔而去，被江邊的一個老者攔祝那老者不是他人，卻是他家裡的一個老同事，到漢口宜昌一帶，採辦貨物的。問起冷鏡微的情節，便替冷鏡微置備些行裝，撥著三千銀子，給他使用。他便搬到靠江的佛照樓住下，寫了許多張的賞格：撈到魏伯尼先生書籍的，賞銀二千六百兩；撈到高升的，賞銀二百兩。一個風聲出去，哄動了許多酸子，有的捧著家裡的藏書，有的到書坊裡買些文人的集子，有的拿著幾本窗稿，有的邀集朋友，做些八股詩賦等類的東西，大家前來冒充，鬧得這佛照樓異常的擁擠。內中有一位最好笑的，是捧的《陰陽大全》《卜筮正宗》《相法一掌金》等類等書。冷鏡微把來人一望，覺得面目彷彿有些熟識，那人一見是冷鏡微，也大為驚訝，挾著書便向外邊飛走去了。仔細一想，這不是世伯彭道三麼，為何到此？問道店伙，說是鎮江城裡新開了一個學堂，叫做蘭汀學堂，彭道三就是這學堂的總教。冷鏡微歎息一聲，料得書籍是斷然沒有，高升也無處追尋，只得料理行裝，搭著招商輪船，到江陰去了。到了江陰，喊著轎夫，抬到城裡的一個竹香居棧房住下。這竹香居棧房專門接的是芙蓉學舍裡的學生，裡面明窗淨幾，圖書字畫，件件都全，並且還有幾個粉頭，雖不是國色天香，那眼角眉梢，卻都含著一種媚嬌可憐的姿態。冷鏡微初次出門，是不識此中風味的，只聽得隔壁房間裡的說聲、笑聲、倚聲、靠聲、假聲、抱聲、打聲、鬧聲，湊著些彈聲、唱聲、打麻雀的骨牌聲，熱烘烘的鬧到三更向後，方才歇局。冷鏡微疲倦極了，樓下眼去。才睡了一覺，揉開眼來一瞧，只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小粉頭，在自己房間前面，靠著玻璃窗，對著鏡子在那裡梳洗，倒把自己吃了一驚。那粉頭從鏡子裡瞧見冷鏡微已醒，便道：「少爺慢些升帳呀，這時刻才六點鐘呢。」冷鏡微道：「俺今天有事，要到芙蓉學舍裡，瞧一瞧朋友，只得早起了。」那粉頭道：「少爺也不必這般著急。我們這地方，不過蝸居些，難得少爺光顧，至少也要三天兩天，再搬場不遲。少爺要瞧甚麼朋友？那芙蓉學舍的一班少爺們，都在我們這裡玩耍的，並且這幾天芙蓉學舍裡，正鬧得不成樣子呀！少爺也要避避風頭才好呢。」冷鏡微聽得學舍鬧事，便慢慢地著起衣裳來，問問情由。那粉頭梳洗完了，拿著小鏡照了幾下，回頭說道：「少爺起來麼？天色還早。」忙喊媽媽打上麵湯，泡上一碗綠茶，親手遞到冷鏡微面前。原來冷鏡微生得異常清秀，把那粉頭的眼光也不知勾去了幾乾萬轉了，笑著講道：「少爺要問這鬧事的情由麼？話是很長的。只是江陰縣繆大老爺，也有些不好，難怪少爺們要起他的訛頭。學舍裡的老規矩，我們江陰地方，倘是到了個新姊妹，不管他是上海的、姑蘇的、揚州的、天津的，都要先到學舍裡，送一個名片。少爺們接著名片，自然也要回拜的，沒甚麼稀奇。前月裡是個六月半，天氣很熱的，來了一個上海的悟人，名叫馮素芳的，泊在碼頭上，名片是照例送過了。那些少爺們，說來也不該，一個是華蝶庵華少爺，一個是李伯蘭李少爺，兩個人的年紀，比起少爺來，是差不多的，只是不像少爺這般的端重，有些孩子氣。李少爺穿的一件湖色杭綢的長衫，銀灰色熟羅的套褲，腳著薄底快靴，頭上戴的是沒頂的緯帽，挾著護書的夾子，裝做家丁的模樣，跟著華少爺，一路的步行。那華少爺竟是紗袍紗套，頭上的水晶球子，胸部前的朝珠，腰帶下的忠孝袋，裝束的齊齊整整。轉過了夫子廟的西首，下了石橋，李少爺忙把護書裡的名片，先到船頭，投在一個娘姨手裡，說俺家二少爺，要見你家的姑娘。娘姨接著片子，進了艙，告訴了馮素芳。馮素芳長長婷婷的把一個華少爺手挽手的接進艙去。這裡娘姨因為船頭上的日頭大，也叫李少爺到艙裡坐坐。李少爺進了艙，哪裡敢坐，壁立直的站在一邊。華少爺鬧了兩個鐘頭，馮素芳請他寬衣，他只是不肯。忽然艙門外颳起一陣惡風，艙裡掛的字畫，吹得都嘩喇嘩喇的響。馮素芳忙叫娘姨關窗，哪知道這兩位少爺，下身都沒有著得褲子，衣裳掀了開來，早把兩枝直昂昂的舉人門前的旗桿，豎了起來。那時學舍裡的幾十位少爺們和那兩岸的行人，齊在碼頭上看開，看到這裡，不由得拍掌大笑。馮素芳畢竟是個老行貨，臉色不變，喊聲送客，這位華大少爺拉著李少爺的手，一路的說笑，兩邊的人，自然也擁著觀看。合該有事，繆大老爺可巧拈香回來，瞧見這種情形，便告知學舍裡的山長，那山長不免申斥了幾句。冤家的路窄，繆大老爺前天打聖廟門前經過，沒有下轎，被兩三個少爺瞧見了，拖下轎來，把轎子上的玻璃，也敲得個粉碎。繆大老爺發了急，便把那些少爺帶進衙門。哪知道請客容易退客難，通學舍裡的少爺，都哄進了衙門，不管簽押房上房一場的大鬧。早被山長得了風聲，那山長的生平，極講求的是禮節，便打著轎子，到學台大人那邊去辭館。學台大人聽了大怒，立刻就要摘去繆大老爺頂戴，從嚴參處。繆大老爺挽出許多紳士來，向少爺們解圍，現在還沒平安呢。」冷鏡微聽得這種情形，只得暫住兩天，究竟那《理學宗傳》，很有些力量，沒有上那粉頭的鉤子。到第三日用了茶點，便到芙蓉學舍的門房，投進帖子，到裡面坐下等候。半晌魏伯尼還沒出來，好生性急，站起來到講堂後面逛逛，並不見甚麼學生，問那當差的，知道九、十點鐘，正是他們上茶館、打梳妝茶圍的時刻。遠遠聽見一片喊罵之聲，夾著些咳嗽吐痰的聲音，聽不清楚，但聽得甚麼白狗、黑狗、瞎眼狗幾句的說話。抬頭一望，看見一塊匾額，寫著圖書翰墨之樓六個大金字。樓下一帶，都是舊式的明瓦窗門，這聲音就打那窗門裡透出來的。正要走出門房，只聽窗門嘩喇的一開，一個老先生咳咳哼哼的拄著拐杖，罵了出來。當差的趕忙把帖子送到他身邊，他把眼睛上的眼膠揩了，戴上眼鏡，望了好一回，看不明白，還是當差的指著說道：「這是受業冷鏡微五個小字呀。」老先生抬著頭，想了好一回，想不出這個門生來，慢慢走進了自己的齋舍。當差的隨請冷鏡微進去。冷鏡微一進齋舍，聞得一種煙氣味，心上便有些作惡，因為拜見老師，只得忍著鼻息，硬著頸脖，向地上磕了三個頭。老先生扶起道：「賢契是哪年入學的？」冷鏡微耐不住煙氣，就碰碰磅磅打了十幾個噴嚏，生伯老先生見怪，把路上感冒的話，掩飾過去，再將來意細細聲明。側著眼看那齋舍時，卻並無一本書籍。案桌上只有一塊黃泥硯台，已經缺了三個角，一枝禿筆，也像掃帚一般。牀榻上沒有帳子，一條光滑滑的破席，攤著一個洋鐵煙盤，煙盤上一隻磁燈，一枝毛竹槍，也是個磁門，滿席上黏得黑芝麻似的，都是些煙灰燈煤之類。冷鏡微看在眼裡，不禁流淚。問起魏伯尼吃煙的原由，卻是少年時候，要拿筆墨騙銅錢，後來精神不濟，就把這煙吃上的。看看日已晌午，魏伯尼想留冷鏡微午飯，囊中羞澀，只得把自己吃的面巴巴，從一隻破網籃裡，捧些出來，叫當差的沖了一壺清水，對面咬嚼。冷鏡微嚼了一口，都是豆餅和面鼓做的，如何下咽。魏伯尼卻拼著一副老牙齒，咬了大半片，把其餘的仍舊安放網籃。魏伯尼點了煙燈，戴起兩副老光鏡，把那煙慢慢燒起，火光不准，嗤喇喇的，只見燈頭上冒煙，抽了五六口，精神門長，把這山長如何的情節，和盤托出。

原來這芙蓉學舍和學院裡的聲氣很通。這芙蓉學舍的山長，姓白名志玄，表字墨庵，山東濟南府的人氏。論起學問來，要算山東全省裡的出色人才。並且相貌端嚴，板著一副道學先生的面孔，遇著學生謁見，略略問了兩句，便沉下臉去，兩眼望著自己的鼻子，調起鼻息來了。悶得那學生開口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行也不是，直拼到無可奈何，才舉起茶杯，送到簾子前，便停了腳步。有個學生被他拼得發急了，兩腳踢開了簾子，重行跨進，問老師拈鬚的鬚字怎樣的。這鬚字明明說他是個不出門的烏龜，白山長卻不知道，端端正正的，照著說文體，寫了一個鬚字。那學生便引著廣韻來和他辯駁，說道：「凡從門者，今與門戶字同，這話是不是？」白山長還斷斷的爭辯，那學生早微微一笑，辭了出去。大家拿來當做笑柄。為的面孔鐵板，歷任的學台，都很看重了他，是他得意的門生，優拔上面，都很有些道理。所以有些識風頭的少年們，便投他所好，托他的家丁傳進去。自從魏伯尼到了這裡，從

沒拜過他，因為魏伯尼的學問，實在強他十倍。每逢魏伯尼的課卷上來，都皺著眉頭，說是牛魔王來了，至少也要放個前兩名。這次可巧請托的人多了，便將魏伯尼放了個第三。魏伯尼氣急了，走到書樓後面，本想直奔上房，搶白他一頓，虧著當差的得了風聲，白山長把門抵住，隔著門兒，聽他敲著門，甚麼白狗、黑狗、瞎眼狗一場的痛罵，不敢則聲。魏伯尼敘述一氣。便喘嗽一氣，冷鏡微正在側耳靜聽，忽然一個門丁，領著一個人進來。那人一見冷鏡微，便伏地大慟。未知來者何人，且待下回分解。